



Su Xiaobai
Palazzo Soranzo Van Axel

苏笑柏 照亮七个房间

2026 年，由苏笑柏基金会与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（LACMA）联合主办的苏笑柏个展“炼金宇宙”，作为第 61 届威尼斯双年展官方平行展在索兰佐·范·阿克塞尔宫（Palazzo Soranzo Van Axel）开幕。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是 LACMA 中国艺术策展人 Stephen Little，空间设计由 WHY Architecture 的创始人、建筑师 Kulapat Yantrasast 操刀。展览共 30 余件作品，分散在宫殿内七个风格各异的历史房间里。

撰文 陈元 / 肖像拍摄 王简 / 图片提供 苏笑柏基金会





进入索兰佐·范·阿克塞尔宫（以下简称阿克塞尔宫），左侧有一段石阶。拾级而上，一块嵌入墙体的石碑拦住了观者的去路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这里停下来喘一口气。石碑上是一行拉丁文，展览结束时大多数人都会注意到它的意思：OMNIA SVNT DEI ——万物皆属于神。

这是苏笑柏在威尼斯留下的第一个提示。由苏笑柏基金会与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苏笑柏个展“炼金宇宙”，作为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官方平行展在阿克塞尔宫开幕。苏笑柏给宫里的七个房间起了临时的名字：L厅、书房、厢房、厨房、祈祷室、客厅和闺房，但每一个房间都没有添置任何人工照明。“每个房间从早到晚都有太阳进来，所以这个展览里，我们没有用人工灯。”苏笑柏说，“威尼斯的太阳，还有一个称呼——上帝的灯。”

一道光的行程

威尼斯的太阳有它自己的时间表。每天清晨，阿克塞尔宫的第一道光首先落在书房的《袅袅》系列上。从东墙蔓延到西墙，直到金色的晨光照亮整面白墙；接

着，阳光移入L厅东侧的大窗，在三件悬吊于高处的漆画上轻轻掠过；再然后是厢房，低平的天花板拖出一道长长的阴影，投向三件小画和一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旧镜子；正午的白光直射厨房，照亮三幅绿色大画的侧沿——那是2019年的三件作品《宽厚·万绿》（*Generous Green*）、《芸芸-6》（*Everything-6*）和《芸芸-9》（*Everything-9*），弧形木质表面上是层次丰富的绿，如他的妻子张军所说，“笑柏对缅甸翡翠的绿色着了迷。”

游客渐渐多了。下午的光斜过L厅西侧的威尼斯河水纹玻璃，把画面和它在玻璃上的倒影同时照亮。然后是最神奇的一刻：祈祷室外的广告牌几乎遮住了所有的光，只剩西墙封堵旧门洞而留下的一条缝隙，一线光从那里射入，恰好照亮了壁炉上方一行1473年刻就的拉丁文：DOMINVS PROVIDEBIT（神为你准备好了一切）。

祈祷室的壁炉里挂着一件作品《一块涂漆的麻布》（*A Piece of Lacquered Linen*），那是苏笑柏2003年创作的第一件大漆画。黑色漆层覆盖在粗重的麻布上，表面几处破裂的撕口露出底层的麻布肌理。Stephen

左页 / 艺术家苏笑柏站在索兰佐·范·阿克塞尔宫（Palazzo Soranzo van Axel）入口的玻璃窗户前。© 王简。

上图 / 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，“苏笑柏的炼金宇宙”（Su Xiaobai's Alchemical Universe）展览现场，2026年5月9日至11月22日，威尼斯。入门的第一个房间“L厅”的西侧，地面铺上了威尼斯河水纹玻璃。左侧悬挂作品《寂静无声》（*Silence*）。© 苏笑柏基金会，摄影：Marco Cappelletti / Marco Cappelletti Studio。



我不是用颜色来
讲故事，我要找
的是那些本身已
经携带着自己故
事的颜色。

Little 在策展文章中写道：这种“事物的部分或完全隐藏”，是贯穿苏笑柏所有大漆作品的核心主题。一件作品的漆层可以多达十五到二十层，其中许多层被刻画、打磨，然后再覆上透明漆，永远沉入看不见的深处。23 年后的今天，这件作品被放进了一座十五世纪祈祷室的壁炉里，正上方是那行拉丁文。没有人预谋过这种并置，但却让人无法忽视其中的某种宿命。日落前，最后一道光进入闺房。光线铺在一件粉红色的双联漆画上，四壁的文艺复兴湿壁画将它轻轻围住。从书房开始，到闺房终结，太阳用一整天的时间，将七个房间各照亮了一次。

被叫作“笑柏汤”的大漆颜色

苏笑柏是一位颜色的考古学家。“自从我开始用大漆创作，作品里的颜色仿佛来自某个我说不清楚的地方，我也不想说清楚。我不是用颜色来讲故事，我要找的是那些本身已经携带着自己故事的颜色。”在闵行区虹桥镇的工作室里，苏笑柏有一台三辊研磨机，由两位助手去操作这台机器。这间工作室也因此成为一个小型的颜料实验室：碳纤维、金属粉末、蛤壳粉、铁屑……所有这些被研磨、悬浮在漆液里，成为每一层

看不见的“地层”。

苏笑柏的颜料配方被他自命名为“笑柏汤”：液态溶剂、松节油、油水乳液、400 目细贝壳粉、中国松烟墨混合调制而成。在《袅袅》系列中，他不用任何刷子，而是用勺子和水盆，将“笑柏汤”直接浇在铺平的麻布涂层板上，让它自然流淌成雾。比如《推罗紫 / 袅袅 -4》里的“推罗紫”（Tyrian Purple），出自腓尼基古城推罗（今黎巴嫩沿海），从地中海骨螺（murexseasnail）的腺体中提炼，产量极为稀少。而《浮茵》系列中的胭脂红（Cochinealred），则源于中南美洲原住民从寄生在仙人掌上的胭脂虫中提取的染料，五万只虫才能得到一克，价值为黄金的三倍。《袅袅》取自苏轼《前赤壁赋》里的“余音袅袅”——那是苏轼好友吹笛的声音，在赤壁下的水面上飘散不尽。而对于大漆这种极端耐久、几乎永恒的材料，他用其去捕捉那些最不愿被固定的事物。这是苏笑柏的执念，也是他的方法论。

苏笑柏工作室里有他自制的记事本，所有的草图、材料配比、漆层记录都在里面。他每天一早进工作室，有时在日出时分。他说刷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来回刷、反复刷，不停地用涂层覆盖涂层……但当我们

01/ “苏笑柏的炼金宇宙”
展览现场，展览的其中一个房间“客厅”。左侧是新作《范·阿克塞尔蓝》（*Van Axel Blue*），壁炉内是《珍物》（*Treasure*）。镜头前悬浮的瓦片，是其作品《三百篇》（*Three Hundred Poems*）。
© 苏笑柏基金会，摄影：Marco Cappelletti / Marco Cappelletti Studio。



把这种重复与西藏的转山修行相提并论，他笑了，“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复杂。”

在历史中添加新的痕迹

苏笑柏 1949 年出生于武汉的一个基督教家庭，他至今仍能用武汉方言背诵《主祷文》，而《君临》正是出自《启示录》中“主”的降临。展览中创作于 2009 年的《君临》（*King's Landing*）由六块大型木板拼接而成，光滑的黑色漆面与撕裂、缝合、修复过的粗糙麻布形成强烈对比——那些麻布表面的轮廓勾勒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建筑的形态。

在自己的作品面前，苏笑柏是一个极度讲究“减法”的人。这种减法不仅体现在画面上，也体现在悬挂的方式上：他与铁匠铺一起研究了很久，专门为大漆画发明了一套配重精确的钩子系统，确保每件作品在空间里都能准确“站”起来，但又不像雕塑那样有底座，站起来的只是大尺幅的大漆画。这让人有种穿行在作品中的错觉。

而对于这次展览全部 35 件作品的取舍与陈列，他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策展人 Stephen Little。Little 为此在苏笑柏的工作室附近住了整整一个星期。

再回到展厅中宽大的壁炉旁，《珍物》（*Treasure*）斜倚在炉口，像一尊出窑的青瓷从壁炉里滑出，仿佛一个正在诞生的生命。它的左侧是专为此展新作的《范·阿克塞尔蓝》（*Van Axel Blue*）——威尼斯大运河的光被收进了漆面里，大运河汹涌而闪烁的水面光线同时映照着天空，并打开了波浪下方的透明领域，而这种效果只有大漆才能创造。

悬浮在这三件作品正中间的，是《三百篇》。三百块旧瓦，红黑相间，用绳子串联悬空。它们来自福建，来自某处拆迁现场，是被时代遗弃又在艺术家手里重生的瓦。平静时，它们像一幅凝固的画；当有人轻轻牵动瓦绳，三百片瓦一起有节律地晃动起来。就在这件作品的面前，在最后一道夕阳照亮每一块旧瓦的层叠细节时，苏笑柏说，他要让这批作品走进更广阔的公共美术馆，“让人们在观赏艺术作品的同时，感受到照亮作品的太阳——上帝的灯。”

一座十五世纪的宫殿，等了五百年，等到这个人把三百块旧瓦带来，把一块涂漆的麻布挂进壁炉，把威尼斯的太阳邀请进七个房间。走出展厅，下石阶时，光已经变了。人们这才看清楚来时那块石碑上的字：OMNIA SVNT DEI。

02/“苏笑柏的炼金宇宙”展览现场，展览的其中一个房间“闺房”，粉色是主色调。地面上是双联漆画《朝云 - 宋》（*Clouds of Dawn-Song*）。壁炉前是其作品《仰慕》（*Admire*）。两件作品与这间房间原本的壁画彼此呼应。© 苏笑柏基金会，摄影：Marco Cappelletti / Marco Cappelletti Studio。